杨沫文集

第九卷·戏剧 影视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品简介

柯岩，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49 年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著作 50 余部。主要有：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春天的消息》；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红蜻蜓》等。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既豪放壮阔，又清新明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图书奖、报告文学一等奖、飞天奖等大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等文字。

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曾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妇女先进工作者。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仅次于上帝的人

在人间

流失生

黄金梦

朦胧的撞碰

可惜他们不知道

猫鼠之间

失落与追求

超越自我

寻找回来的世界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第五集
第六集
第七集
第八集
第九集
第十集
有关报道及文章摘选
北京观众来信谈《寻找回来的世界》
把更多的爱献给孩子们——柯岩谈《寻找回来的世界》的创作
《红蜻蜓》：呼唤理想
一部真实感人的好戏——首都部分优秀中学教师座谈《红蜻蜓》
激情、诗意、哲理——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观后
强烈的搏动——评《寻找回来的世界》
爱的阳光
文若春华，思似涌泉——评电视文学剧本《仅次于上帝的人》
《红蜻蜓》三题
电视文学剧本

仅次于上帝的人

这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不，它甚至不是故事，而只是一段人生写照。

生活中，我曾结识过多少杜崏这样美丽的女性，面对过多少这样艰辛却又辉煌的人生啊！它们使我深深激动，不能自已；它们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老师”这个称号的内涵。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剧本，这样一个片名。

事情发生在中国北方。

时间是公元 1987~1989 年春。

夜。

都市的夜。灯火辉煌。

车像流水一样地在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奔驰，车灯与街灯相互辉映。

镜头推近，玉兰花状街灯的中景。

一排排玉兰花灯的近景。

玉兰花灯的特写。

镜头摇下。车辆渐渐稀疏。

夜已深了。

街灯间隔地熄灭。

一排排大楼的灯光这才显出璀璨。

街灯一排排地熄灭。

天上的星星这才显露出来。

星星与大楼的灯光相互辉映。

夜更深了。

大楼窗户里的灯三三两两地熄灭，只剩下满天繁星。

街上几乎没有车了。

大楼几乎没有灯了。

镜头顺着笔直的大道移上一座大楼，移到楼上那几乎是唯一亮着的窗户。

镜头穿过窗户，对着一张简陋的书桌。

书桌上堆满了书本。

一个坐在书桌前的人的背影。

灯光给这个背影镀上金色的镶边。

这是一个女人挺拔的背影，她身上披着一件宽松的外衣，整洁，漂亮。外衣的肩头和双肘上都打着补丁，由于补得艺术，倒像是有意

的装饰。

女人在阅读。

女人在书写。

女人在沉思。

女人的侧影。

墙上女人头像大大的投影。

女人头像的特写。

眼睫毛轻轻颤动，她终于抬起了眼睛。

啊，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明亮、深沉而又生气勃勃。

眼睛的特写。

眼角浅浅的鱼尾纹。原来这个女人已经不年轻了，年轻的只是眼睛。

响起了画外音：

丈夫：（粗重的男声，在静夜里显得格外响）“该睡了，还不睡吗？全城都睡了。”

女人：“总得有人醒着。”

女人站起来，抱起在床上已睡熟的儿子，把他放进作为他睡处的壁橱。恰在此时，灯熄了。

丈夫笑了起来：“停电了，真黑呀！这回可没法干了吧？”

女人划亮火柴，点燃一支蜡烛，也微微笑着说：“越黑——就越需要光明。”

丈夫：“就你这一支小小的蜡烛，能支撑多久？”

女人：“怎么会只是一支呢？光亮从来是互相照耀的。”

就像呼应一样，对面黑洞洞的楼群里错落地亮起一支支烛光，黑的长夜顿时有了生气。

满天星斗，突然飞过一两颗流星。

地上点点的烛光，突然也像流星一样奔驰，划过黑夜，慢慢地聚集到一起，组成各种美丽极了的蜡烛图案，燃烧着，每一支蜡烛都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乎是熊熊的火炬。

与此同时，画外音：

丈夫：“唉，你呀——没听见时下最流行的一句话么：‘人人为自己，只有上帝为大家’。”

女人挺起身来，眼睛辉映着烛光，悠悠地说；“那我就是——仅次于上帝的人！”

与她的声音同时，画面上飞速推出片名。

在人间

都市的早晨。彩色的云朵在天空变幻。城市在蒙蒙的晨岚中渐渐苏醒。

一个高个儿的男人从街上匆匆走来，跑进大楼。

男人在爬楼，曲里拐弯，一层层地爬着。

男人气喘吁吁在敲门。

门内。

床上的丈夫被惊醒，恼怒地：“天啊，又来了。还让不让人睡觉？”

丈夫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上头。

早已在厨房忙着早点、午餐的女人，张着沾满白面的双手，匆匆赶来开门：“谁呀？来了，来了。”

打开房门：“哟，韩主任，这么早？”

韩主任：“对不起，打扰您了。是这么回事——”

女人：“进屋谈吧。”回头看看还在床上的丈夫，为难地，“就是太乱点——”

韩主任：“不，不，不麻烦了。我先下楼散散步，等着您。”

在林荫道上，因为早，行人还不多。

女人和韩主任并肩走着，韩主任又一次道歉说：“真对不起，杜

老师，今天得请您代一节初二的英语课。”

于是，我们知道了，这位“仅次于上帝的女人”原来是个中学教师，她叫杜嵋。

杜嵋站住了：“为什么？钱莉莉呢？”

韩主任：“她辞职不干了。”

杜嵋：“这怎么可以？咱们找她去。”

韩主任：“来不及了。我刚去过她家，她——根本不在。”

杜嵋抬起疑问的眼睛看着他。

韩主任：“对，在男朋友家。偏巧，让班上一个男学生碰见了，回来给她画了一张漫画。本来就不想干呢，这回可好，昨天下课，扔下辞职书就跑了。”

杜嵋：“这可不好。”看看表，“课，我可以先替她上。不过，你得答应我，下午，咱们一起去找她。”

韩主任：“不会有结果的。您以为还是您当她班主任的时候呢？人家现在——”

一丝忧虑的神情在杜嵋眼中闪了一下，但她仍沉着地打断他说：“听不听是她的事。可说不说就是咱们的事了。”

路上行人渐多，两个人加快脚步。

两人挤上公共汽车。

两人走进校门。

一边频繁地和学生打着招呼，杜嵋一边说：“幸亏是第二节，我还得赶紧备备课。”

韩主任：“您还会有问题？”

杜嵋：“我可多年没教过初中了。”

韩主任：“要我陪您去吗？初二（3）班让钱莉莉都带成乱班了。”

杜嵋沉吟了一下：“不用。”

她看看表，叫住一个过路的男生：“谢谢你，请到高二（6）

班，叫叶无忌到英语教研室来一下。”

学生应命而去，看得出来，杜崏在学校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师。

韩主任欣赏地：“开始调兵遣将了，我就知道您行。”

杜崏蹙着眉笑笑：“行什么？但愿能不辱使命吧！”

在教研室里，杜崏和一个修长的、十分灵秀的女孩子在商谈什么，杜崏在纸上指指画画。

女孩子随随便便地穿着一件旧灰上衣，她叫叶无忌。

杜崏抬起头来：“你耽误的课，我下来给你补。”

无忌：“不用，杜老师。”

杜崏：“怎么不用？快高考了。那就这样，谢谢你，无忌。”

无忌十分洒脱地往外走：“干吗呀您？”

杜崏忽然皱起眉：“无忌，你今天怎么穿这么一件灰塌塌的上衣？”

无忌：“我哪儿知道您今天要用我呀！”

杜崏：“对不起，能找同学换一件吗？”

无忌看看自己，又打量了一下杜崏：“OK！”

下课铃响了。

老师们夹着教具三三两两地进来。

初二（3）班几个学生趴在窗户上往里看。

老教师：“这是哪班的？”

女教师：“初二（3）班的。出什么事啦？”

韩主任站起来。孩子们一哄而散。

杜崏对着镜子整装。

老师们有课的陆续出门，夹着或手拎着各种教具。

初二（3）班一个叫橘子的女生在过道上守望。

杜崏风度翩翩地走着，她在走廊上。

橘子仓促隐去，她跑过初二（3）班的门，从教室后门消失。

杜崏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却若无其事地走着。

初二（3）班门口。

杜媚夹着教具等上课铃响。

铃响了。杜媚最后整了一下衣饰，她没有迈步，而是伸长手臂，用书轻轻推开门。果然，一个纸篓落了下来，许多纸屑纷纷落下，细细的纸条像藤蔓一样四下环绕。

杜媚又沉了一沉。绕过纸屑和空筐走了进去，小心地绕过可能缠着她的纸条儿。

看见换了老师，而且居然没中他们的埋伏，孩子们大出意外，不禁怔怔地坐着，一时鸦雀无声。

杜媚站在讲台上，若无其事地笑着："Good morning！"

班长这才慌忙喊道："Stand up！"

全班错落不齐地回答着："Good morning，teacher！"

橘子还在和左邻右舍挤眉弄眼，指点黑板，打着手势。

杜媚回过头去，发现黑板上是一幅漫画，一个洋人在前面走，钱莉莉在后边追赶，扬着手，嘴里喊着："Hello，hello！"画下边写了两个大黑体英文单词：Ugly（丑恶）和 Shameless（无耻）！

杜媚缓缓转过身来。

学生们紧张期待的脸。

杜媚画外音："我本来不想耽误课时。但看来，你们还想继续侮辱她。我原来以为，你们是很喜欢她的呢！"

"我们原来是很喜欢她，"一个女孩子伤心地说，"可她……"

"为什么说侮辱？"一个男孩子嚷道，"难道她没这事儿吗？"

"有人亲眼看见的。"又一个男孩子说，"可她昨天居然大发雷霆，把画儿全撕了。"

杜媚注意地看到这两个男孩子都在和一个黑黑的男孩子交换眼色。她低头和教桌上的座位表对了一下，心里有底了，却若无其事地说："所以你们今天就画在黑板上？可你们想过没有，人做的某一件事，甚或人的某一个方面并不等于就是这个人的全部。Isn't

it？”她边说边在黑板上画。几笔就勾勒出一个戴着红领巾十分可爱的小女孩，同时三勾两抹就把被学生们丑化的钱莉莉像变得美丽起来。她底下的话都成为她这个动作的画外音：“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已经教了十几年书，钱老师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我记得她像你们一样大的时候，也像你们一样坐在课桌边，戴着和你们一样的红领巾……之后，考上了外语学院，又回到学校当老师，和我在一个教研组，可我还不敢说，已经完全了解了她……”

学生们完全被镇住子，女孩子们发出各种赞叹声，只有两三个男孩子还参差地叫着：“那么，您以为我们是撒谎？”

杜崌回过身来。

那个黑黑的男孩子仍不动声色地看着杜崌。

杜崌微微一笑：“不，我知道你们说的是事实，因为目击者周大同是个特别诚实、是非很分明的孩子。”

那个黑黑的男孩子猝不及防，不禁一下跳起来说：“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您从来没教过我们。”

杜崌：“我不是老师么？我不是正打算教你们么？”

一些孩子惊讶地望着杜崌，一些孩子惊奇地望着周大同。这两天，他们光顾得激动了，起哄了，只知道钱老师的事是男生们吵出来的，但都不知道目击者是周大同。他们开始窃窃私语，而不是一致地对付老师了，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

“周大同！”杜崌叫道。

“到！”周大同挺直身子，空气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杜崌却轻松地说：“请坐下。现在，请允许我开始给你们上课。”

学生们反应不一，但杜崌懂得到火候了，于是笑微微地说：“First，let me introduce myself. ”（首先，让我介绍我自己。）

果然，吸引了大部分同学的注意，只有那几个为首的男孩子还想

有所动作……

恰在此时，教室门响起了轻轻的叩击声。

“Come in，please！（请进！）杜崌说。

学生们惊讶地看着。有人以为是钱老师又来了，一阵骚动。

门打开了，进来了叶无忌。她穿着一件鲜红的Puma牌运动衣，一条十分可体的牛仔裤，显得那样潇洒，飘逸。这套衣服虽是临时借来的，却是精心设计过的。因为和杜崌那套翻着黑色衬衫领子的浅灰色套裙配在一起，是那么和谐，既因对比而色彩艳丽，又因和谐而使人赏心悦目。

学生们一下子变得安详了。

“都认识吧？高二（6）班的叶无忌。”杜崌说。

“认识。”红领巾们说，“她是我们的辅导员。”

“Hey！”无忌和孩子们亲热地招呼着。

“我请她来，”杜崌说，“是因为这堂课剩下的时间只够给你们作个听力练习了。现在我来讲话，由她翻译。Now，let’s begin！”

“开始上课。”无忌说。

“Who is on duty？”

“谁是值日生？”无忌说。

“怎么，没人？”杜崌说。

“Why，there is no one to be？”无忌译完了自己接着说，“Oh， never mind，let me do it！”（没关系，我来！）说着就挽起袖子擦起黑板来。

几个男孩子面面相觑。周大同走了上来说：“辅导员，我来吧！”

“Now，let me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杜崌！”（现在，我来介绍我自己，我的名字是杜崌！）杜崌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这两个大字，边写边说：“Perhaps some one has seen me in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school，but l think all most of you didn’t know me.（也许，有的同学曾经在学校见过我，但我想，你们大多数人不认识我。）我是高二（6）班的班主任，英语教研组组长，原来也是本校的学生……”

她就这样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地说着，叶无忌反应灵敏，流利地同声翻译。孩子们先是被镇住，慢慢地全被吸引了，聚精会神地听着。

杜崐突然话锋一转：“怎么样？你们认为你们辅导员的英语说得怎么样？”

“OK！”一个男孩子怪腔怪调地喊，他叫赵大伟。

“Very good！”几个男女孩子喊。

“Excellent！”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大胆地冒了出来，她就是初二（3）班的班长，名叫陶桃。

“当问及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水平如何的时候，我们通常不说OK，而说 good，bad，very good，very bad……我很高兴，你们已经有人会用 excellent 这个形容词了。你们才刚刚上初二，如果你们努力，初三、高一，也就是说很快，你们就可以说得和你们辅导员一样好了。”杜崐风度极佳地说着，叶无忌可爱之极地翻着，谁也没注意到窗外韩主任放心地离去。这两位漂亮的女性十分默契合上的这一课，简直是艺术，孩子们完全被迷住了。于是，杜崐点题了：“你们知道叶无忌的启蒙老师是谁？”

无忌翻译，孩子们好奇地等着听。

杜崐：“就是你们钱老师。”

无忌：“Is the same teacher，your’s Miss 钱莉莉。”

孩子们反应不一：“咦！”“啊！”“嘘——”

教研室里。

杜崐与周大同对坐。

教室里。

一群女孩子围着班长。

小小：“陶桃，你真棒！”

橘子：“当然啦，大班长嘛！”

赵大伟：“得了吧你，事儿精，平常那么事儿，今天可连个情报也没搞来……”

橘子：“谁说？我不是告诉你们教研室里没有 Lily 了吗？”

一女孩：“可你也没说，会有这一出呀？”

小小：“杜老师这一出可真够帅的。”

一女孩：“咱辅导员也真可以。”

橘子：“她那运动衫真没治了。”

小小：“绝对名牌——Puma！”

众人：“没错儿！”

小小：“主要是两个人搭配得那么好，又漂亮、又典雅，简直是——”

众齐声赞叹：“没治了——”

在球场上。

杜崏和周大同各倚着一个篮球架子。

夕阳西下。满天云彩变幻。

杜崏：“怎么，你仍然不愿意帮助我？”

大同：“我只是觉得您会白费力气。”

杜崏：“怎么呢？你是我的学生，她——也是我的学生。如果你处在这种情况下，我……”

大同：“我永远不会处在这种情况下。”

杜崏：“哦，对不起，我的意思只是……”

一个男声高喊着：“对不起，对不起！”韩主任（他叫韩可）匆匆走进镜头，“我来晚了，合唱团的同学非拉着我练合唱……”

周大同如释重负地：“韩老师！”

韩可跑得直喘，对杜崏说：“走吧！”

“大同不去？”杜崌问。

“不去。”周大同说。

“那么，我自己去。”杜崌突然下了决心。

“为什么？”韩可问，“大同，你先回家去吧。早上不是您说的，咱们一起去吗？”看着周大同离去，他才又接着说，“为什么您不要我陪呢？天都快黑了……”韩可个子很高，他就这样低着头看她，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看她。

杜崌把眼睛避开了，说：“我想，也许……我一个人去……更好说话些。”

杜崌上车。下车。

杜崌在一条校园小路上匆匆走着。

某大学留学生宿舍。

杜崌在轻轻地叩门。

“Yes。”室内一个清脆的女声应道。

房门打开，出来的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子，她并不难看，只是有点俗气，她就是钱莉莉。

“杜老师！”钱莉莉吃了一惊，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您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你，”杜崌说，“能进去吗？”

“他在。”莉莉有些不安，想了想，叫道：“Paul，Paul！”

没有应声。

“请稍等一下。”莉莉说着，退了进去，和保罗低声说着什么。

“你们中国人真爱串门。”保罗很不礼貌地大声说，显然是有意说给不速之客听的。

“Paul，”莉莉叫道，“她是我的老师呀！”

“God！”保罗很不高兴地出来，一看是这样一位漂亮的女子，立即献殷勤说：“Oh，you are so young，just like our classmate （呀，你这样年轻，就像我们同学似的！）Come in，

come in，please！”

“不打扰了，”杜崏克制着自己，礼貌地说，“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如果不妨碍你们，我想还是和莉莉一道散散步好。”

“当然，当然，也许……先进来喝杯咖啡……以后，我和莉莉一道送你出去。”

“不，谢谢。”杜崏端端正正地站着，莉莉看着保罗的眼色说，“Please！I’ll back soon.”（我很快就回来。）

保罗耸耸肩，莉莉和杜崏走了出来。

她们沿着学校湖边小路缓缓走着，月亮的倒影在湖里粼粼地闪动，她们穿林拂蔓，走走停停，高一声低一声地谈着：

“他并不是限制我，只不过是讨厌中国人不尊重别人隐私的习气。”

“你也是中国人。莉莉，”杜崏说，“我很替你担心。”

“他爱我，”莉莉说，“他答应带我走。”

“那么，你不再回学校去了？”杜崏顿了一下，又说，“中国人不习惯扔下一个条子就走人的做法。何况，这是你的母校。”

“您不知道，那些孩子多气人，您是没看见他们画的那张画。”

“所以，你就把它撕得粉碎？而事实，是撕不碎的。”

“事实也不是我追他，而是他追我。再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私生活？”莉莉气哼哼地说，“整个儿的一个愚昧、封闭、不开化……”

“莉莉，他们毕竟还是孩子……他们原来很爱你，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你还记得你戴红领巾的时候么？你把所有拉着手走路的恋人都叫做流氓……”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我那会儿——真傻。”莉莉说。

“我怕的是——你这会儿又聪明得太过了。”

“我懂得您的意思，”莉莉说，“我妈也成天念这本经，可现

在，开放的人，谁还拿婚姻当一回事？相爱，就是一切。”

“爱情，是个神圣的字眼。”杜崏很有深意地说。顿了一下，明白一时很难和她说清楚。走了几步，转题说：“你打算怎么办？那么多学生，你还是他们的班主任呢。再说，即使他真会带你走，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吧？你就从此不工作了？由他养着？”

问题提得如此具体，不由得莉莉不考虑，她想了想，说：“韩可为什么不来？”

杜崏没说话。

“放不下架子？哼！还是在琢磨怎么整我？”

“钱莉莉！”杜崏叫道，随即又放缓了口气，“你为什么老把人想得那么坏？为什么你不首先想想，他是教导主任，突然跑了一个班主任，扔下一个班。还有其他几个班的课，他不得先安排这些么？”

“谁在代我的课？”

“我。”杜崏淡淡地说。

“杜老师！”钱莉莉不安了，“我……对不起您。可是您替我想想，我找到了爱我的人，又可以出国深造。为什么非得窝在这儿，每个月挣那么七八十块钱，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每天备课呀、开会呀，教那些根本就不想念书的孩子……为什么不许我走自己的路？”

“可我记得，你从小就选择了当教师的路。”

“那完全是因为您……”

两人默默对视。

莉莉眼里出现了十年前的杜崏，她在和她们一起唱歌，一起打球。衣衫飘逸地走进她家那个大杂院。

她双手搭在莉莉肩上，脸对脸地在教莉莉英语发音，莉莉困难地学着，她妈妈也跟在后边使劲。莉莉牙齿和舌头的位置老摆不对，几次打退堂鼓说：“我不行，杜老师，我是大杂院的孩子。”

杜崏：“不，你行，基础不好没关系，只要你肯努力。来，看好我的口形。”杜崏耐心地反复教着，两人都一头大汗。莉莉终于学会

了，她高兴地一头扑进杜崏怀里。在后边帮着使劲儿的妈妈也长出了一口气。

杜崏眼里出现了小小的戴着红领巾的莉莉，她对着自己家里那个破镜子梳头，穿戴，做讲课状……

妈妈：“得了，得了，小姑奶奶，别穷讲究了。”

莉莉：“不，我就是要像杜老师一样。”她边说边学着杜崏，“你们是没看见她在讲台上这么一站，有多潇洒，多漂亮，英文说得那么流利，我们全班都入迷了……”

妈妈：“你能学得像吗？人家杜老师是书香门第，多大派！你可是大杂院的孩子。”

莉莉：“我就是要像她一样。同学们都说我像。”她嫣然一笑，充满向往地，“我是她的学生，赶明儿也当个英语老师。”

“好，这话我爱听。”在屋角修理着什么的爸爸说，“可那得靠念书，念书。不是靠照镜子。”

“谁说人家不念书啦？”莉莉抓起书，双手捂住耳朵，就入迷地念起来了。她闭上两眼，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小嘴唇翕翕地开合，十分可爱。

父亲忙停下敲打的活，和妈妈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来家访的年轻杜崏站在门槛上感动地看着。

整段的画外音，轻轻伴奏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音乐。

回到现实。

莉莉现在的脸。杜崏的画外音：“你变了，莉莉。”

莉莉在杜崏痛惜的目光下垂下了眼睑。她的画外音：“不是我变了，杜老师。是生活，生活变了。”（顿）“杜老师，您不觉得以前您教我们的那些，都——过时了吗？”

她们缓缓走着。两人在小树林中的背影。

莉莉的画外音：“这么着吧，杜老师，总不能让您白跑一趟，我可以回去，上课直上到我走，可是决不写检查，也决不再带初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